

三垣筆記

三垣筆記附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壬午元旦上御皇極殿朝賀畢至寶座前南面正立顧
內侍曰召閣臣來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詔遂趨至殿
壇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上曰閣臣西班牙來蓋以師席
待諸臣也閣臣起立尙不知上意擬分東西兩班又曰
閣臣西班牙來隨有一內侍下引前上命閣臣上來諸臣
趨進上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
存遺意卿等卽朕師也敬於正月端冕而求上轉而面
西向閣臣一揖因曰經云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

羣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爲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平治者上說至此句詞甚溫厲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調和在卿等諸臣跪伏謝罪才不敢當上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言之至再又再三言先生起諸臣始起轉下叩頭上退後遂補賜諭語與面諭大同小異云時勳臣不知聖意亦相率疾趨於閣臣下上曰公侯伯過去勳臣尙不解曰東班去

周輔延儒再召吳銓曹昌時自以爲功然實馮舊輔銓之力也延儒欲復其冠帶不得延儒語人曰錢少宗伯之起易於外而難於內馮舊輔之起難於外而易於內少宗伯謂謙益也

吳輔銓入閣孫廷尉晉金僉憲光辰皆與有力故二人皆借以標榜銓不能禁也然晉巧而光辰勁猶有顧惜至曹給諫良臣與龔給諫鼎孳起附會則一味毒橫矣

馮舊輔銓三次守涿州與楊岡少維垣守通州皆有微勞故撫臣爲題敘周輔廷儒欲乘此復銓冠帶吳輔銓時爲少司馬與金僉憲光辰孫廷尉晉皆力爭卒格不行時維垣亦欲因此上疏求以布衣與九卿科道等同召對議退敵之策爲通政司所駁而止防其漸也張少宰捷素有清望又非逆案雖以晉撫陷銓而銓之聲望反藉以起延儒欲起捷爲南總憲銓堅執不從捷遂與

聲氣大左

上嘗召周輔延儒等言及挺擊紅丸移宮三案云此三

事皆非如紅丸一案方從哲

萬曆癸丑續谿人

曾奏不可輕進

皇考愀然曰朕勢將不起飲之或微倖可生不飲惟坐而待斃耳此實皇考欲進進而稍效又命再進時朕與先帝俱在側豈從哲所爲挺擊一案實係風顛朕記爲信王在宮忽片板上墮其中戈戟森然時欲奏聞旣而曰此或以深宮須備不虞故儲自先朝耳命內官掩完迄今如故若遽上奏蔓同挺擊矣又如移宮一事尤爲不情當日皇考以朕與先帝俱失母命李選侍撫養渠愛如子朕與先帝故亦事之如母所謂氣毆垂簾皆

外臣不知內庭事有此紛紛且魏忠賢固係巨惡王安亦非善類若令得志一等人耳語畢延儒等唯唯此袁文宗繼戚親語喬侍御可聘者予後入長安詢之同官言皆同南渡後繼戚有疏駁袁侍御弘勳亦言諸臣風影傳說立論偏苛當以此爲戒予猶疑未確念張明經自烈與繼戚交最深持書詢其虛實自烈答云往過潯晤袁臨侯果如喬先生所言因自述其所記云甲申過袁臨侯署臨侯問三案要典具在操何說折衷之余曰處國事必平心觀理而後是非明公論定張差事宜如神廟初年王大臣入乾清宮及四十一年姦人孔學例捕執論如法不復窮詰上可全國體下可杜支蔓王之

宋萬厯戊戌

蕭州人

必欲重加鞠訊詞連鄭國泰

賁如

欲危皇

太子見不逮胡士相

萬厯丁未平湖人

遠甚假令朝廷惑於何

士晉

萬厯乙未

之說不興大獄不已如國體何崔文昇

內侍李可灼

鴻臚寺丞

進藥微倖罪與春秋許止同非誠謀弑

逆也按其不可追之罪如律治之國法旣伸浮議自熄

諸臣必許以行鳩必坐以弑君惠世揚

萬厯丁未清湖人

必糾

方從哲與趙盾並誅崔李與輔臣死不服也李選侍

宮人閻陋怙寵一孱婦人耳何至與牝朝比方東宮正位

時選侍晏處乾清諸臣義不得不爭旣移宮則名分已

正諸臣宜密請上加禮選侍宣示中外使曉然知朝廷

仰體先帝至意李進忠

內監

盜庫果否訊實疑罪如律一

切蜚書選侍徒跣欲自殺及皇八妹失所投井之說皆可不入告熹廟曾諭閣臣縷舉選侍毆抗聖母威挾朕躬之罪已又詔暴李選侍過惡何其失優容也論者必指選侍爲武后必責選侍以垂簾皆非三案功過不揜蓋如此

流寇攻陷雒陽福王遇害上召閣臣及禮兵二部科召對言及福王聲淚俱下諸臣皆請罪或以氣數爲言上曰此說不得氣數就是氣數亦須人事補救已備訊福世子所在并旌死慰生等事范輔復粹言福王有內臣二人忠義可嘉上曰還有地方道府縣各官及鄉官士民皆當一體褒嘉復粹慚而退

上因雒陽陷召對諸臣兵垣李給諫焜

崇禎甲戌
晉江人

奏曰

凡兵以取威爲勝今督師楊嗣昌出兵載餘惟初次報
瑪瑙山一捷近遂寂寂似宜另遣一大將助之上曰督
師去河南數千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若汝等愛憎起
見無乃太過其愛惜嗣昌如此

舊制太廟祫廟諸帝皆止一正后卽奉先殿亦依太廟
定制凡繼后生母后俱不得入孝宗初別建奉慈殿以
奉生母紀太后於是憲宗生母周太后與獻帝生母邵
太后皆祀奉慈嘉靖十五年遷主祔陵罷奉慈祭穆宗
初奉安繼母方太后於景雲殿更名弘孝又奉生母杜
太后於神霄殿萬厯三年奉孝烈孝恪俱附享奉先而

弘孝神霄之祭俱罷以故神宗繼母陳生母李二太后俱附奉先然其忌辰皆不得設祭服青上追念生母劉太后以不得色養爲恨故欲於宮中再建祧廟合七后共祀然自古無二祧廟再建非禮也蔣少宗伯德璟以爲必不得已寧復奉慈旣而上疑其非禮卒寢

崇禎十四年楊督師嗣昌以襄陽失事爲兵垣張都諫縉彥所糾上是其言有自督師以下調度失宜巧言善欺等語着按法議罪一時大小諸臣爭彈嗣昌語多過甚上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入乾清宮怒甚諭曰楊嗣昌係朕特簡用兵不效朕自鑒裁況尙有才可取各官見朕有議罪之旨大家排擊紛紜不已如出忠直何不

於兵科未具疏時先言之也姑不深究各疏皆留中諭爾等知之

上將枚卜召周輔延儒賀輔逢聖陳輔演入德政殿賜坐逢聖以上允其休致倦懷聖恩忽大哭聞者大咳哭久不止已上移駕過中左門入中極殿三輔臣亦入殿留賜宴逢聖復大哭拜跪十數不止上命之出及出殿檻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復絮哭不止見者怪之以爲不祥已枚卜後果有孥問下獄者

上枚卜閣臣面加召對蔣少宗伯德璟言邊臣須當久任如薊督何等關係半載已更五人恐難展布上曰不稱當更德璟曰與其以不稱更不如慎之於始上又問

天變如何消弭德璟對曰天意只在百姓身上救得百姓一分卽消得天變一分近爲加派所苦萬厯年間各邊舊餉只三百餘萬今加新餉幾百餘萬又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民何以堪又言祖制三協只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總督三巡撫六總兵又有副總兵數十餘人總兵太多不相統攝督師亦提撥不靈故皆不用命宜裁之上領其言時宋少司空致亦召對娓娓九邊地形畫成地圖上疑其干進反不悅惟徐少司空寇石麟稱疾不至

上以枚卜所推多溫召李太宰日宣吏科章都諫正宸掌河南道張侍御瑄

崇禎戊辰介休人

責之謂所推房少司空

可壯

萬曆甲辰益都人

宋玫張三謨俱屬徇私日宣與正宸瑄

等皆力辨日宣復奏臣與科道商榷數四如可壯素有風采玫少年向學三謨亦會掌印過上怒命錦衣衛去六人冠拏出候旨舊輔及新輔俱力救不從處分畢王總憲道直復奏此番會推俱冢臣與科道商榷臣從不敢置一語上曰此後枚卜只用翰林其各衙門三品以上閒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永著爲例時皇太子與定興二王皆侍立上黃袍太子與二王則紅也

原任金少司空世俊

萬曆丁未義烏人

謀復秩命其子挾重賞

至京其子日事聲色聚如掃乃僞作書與父言同鄉詞林臺諫皆飽重賄仍開一單置家書內行至良鄉被厥

役緝獲時同鄉陳僉院乾陽

天啟壬戌武康人

虞翰林國鎮金

侍御蘭

天啟乙丑會稽人

等皆與焉實未納一錢也諸人無以

自明各賄五六十金於厥官得免爲國鎮通線索者則
罷官居長安之房給諫之麒其同門也後國鎮長班出
首厥監拷得情實上聞所追金珠皆入內庫責國鎮回
話國鎮驚悸死之麒送刑部擬配世俊竟以賄免

大僚及臺諫以枚卜構競不休其不得與會推者遂造
爲二十四氣之目搖惑中外以吳輔姓爲殺氣下註再
生吳起孫廷尉晉爲棍氣下註兩頭蛇金僉憲光辰爲
戾氣下註金甲神章都諫正宸爲陰氣下註灰地蛇吳
銓曹昌時爲妖氣下註摩登伽女倪宗伯元璐爲淫氣

下註假姜詩王少宗伯錫衮

天啟壬戌雲南人

爲瘴氣下註夜

郎王黃輔景昉爲時氣下註賽黃巢馬給諫嘉植爲瘴

氣下註小華光楊給諫枝起爲賊氣下註桃樹精王給

諫士鏐爲悔氣下註金鎗手倪給諫仁禎爲霸氣下註

塑大蟲周儀曹仲璉爲疝氣下註靠壁鬼房給諫之麒

爲糞氣下註倭房公沈少宰維炳爲痰氣下註喉下癰

姚都諫思孝爲毒氣下註姚令言賀問丞王盛爲逆氣

下註黑面豹房少司空可壯爲臭氣下註海上暴客吳

諭德偉業爲望氣下註嚙人馬馮司馬元颺爲雜氣下

註順風火袁給諫愷爲濁氣下註潑天罡徐詞林沂爲

油氣下註九尾狐瞿給諫式耜爲穢氣下註兩眼鎗錢

寺丞元愨爲尸氣下註癡虎悵末又云若水棉花之李
日宣假飛虎之孫承澤卑卑不足道也時日宣太宰承
澤都諫

上寄耳目於東廠吏部每遇大選爲之惴惴後每選許
以二萬金聽其自覓謀缺者遂安堵無虞

謝輔陞罷賀輔逢聖乞歸時請枚卜盛太學順日奔走
爲宋少司空致求與不得奉旨再推來看九列臺省紛
紛各思市德而熱衷大老有託人請求亦有躬謁人望
其擁戴者順或動以利或愚以周輔延儒意所鍾致遂
得與及致等送刑部後擬戍順驚竄已事定復入京有
言其招搖於延儒者延儒榜朝房弗與通然弗能禁也

上一日早朝畢登昭文閣已步下閣御德政殿召對閣臣等五人言國初弘文館在禁中今文昭閣兩旁亦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等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之日多親宦官宮妾之日少翼日命於其地建直房云

葉刑曹廷秀

天啟乙丑
濮州人

素不識黃翰林道周特爲義激

疏救遂獲譴時吳輔姓以少司馬抵京周輔延儒問曰今最急當入告者何事姓曰自薛韓城謝德州在閣皆嚴刻繩下致主上疑猜日甚如黃道周解學龍諸人逮繫兩年餘然果何罪哉公到上信任甚篤宜乘閒以至誠感動佐聖主行寬大延儒然之又曰刑部爰書亦宜

着意時姓往見劉司寇澤深爲言道周一案宜從寬擬且激以古人大義澤深曰名義至重敢不竭力各擬邊戍上初不允澤深再疏力持始允道周永遠學龍極邊廷秀邊遠各充軍辛巳十二月也

壬午七月上召對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周輔延儒對曰讀書好秀才上曰亦不免偏延儒因奏曰張溥黃道周皆微偏只因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蔣輔德璟曰黃道周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回或量移附近上微笑黃輔景昉復與吳輔姓同言之延儒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黃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不答復微笑既退延儒願同輩曰上將用之矣姓請

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當聽聖裁耳翼日遂奉敕云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成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等密議來奏上親書也延儒等請復道周原官且言皇上此舉眾美咸備在廟堂既懸的以招則海內將聞風而起從此皆知學行可貴皆信廉吏足爲皆悉聖明善善從長宥過無大之本意皆感前日磨礪造就因才器使之深心益所關於黃道周一人者小而所裨於作人厲世君德治象者實大從之

壬午召對九卿科道於平臺面諭曰邇來賊寇愈熾朝政多舛皆繇諸臣結黨壅蔽以後務須省改大小文武

官但有請對者赴會極門報名次早候對退而姜給諫
採上疏內有朋黨之說皆小人欲蔽塞人主耳目故爲
此言臣不知陛下所稱壅蔽何所見而云然上大怒以
爲詰責君父時諸輔入朝聞召錦衣衛官甚急吳輔姓
語周輔延儒曰此必廷杖姜給諫也豈可坐視給諫血
濺闕廷耶延儒方具稿而廷杖旨已下

熊司副開元姜給諫採既下獄吏部吳都諫麟徵因召
對先請寬宥採上曰姜採重處固非無因爾言官以言
爲職當言不言敢於欺藐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見
者尙當焚燬乃屢見章奏何也言官自己不正何能正
人麟徵曰昔先臣馬文升

景泰辛未
鈞州人

王恕爲吏部時每

遇言官彈疏下部擬覆必言某官應去應留某人言當不當彼時言官亦無敢譁者此後邊疆用人言官糾正吏部詳核更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爲也又言開元雖出位妄言然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備首揆上亦不罪

上以邊警日深督撫不能驅勦任其焚掠言之出涕周

侍御燦

崇禎辛未吳江人

言戊寅年五案大法皇上先已行之

與其嚴之於後不若用之於先請逮治一二最重者震

悚人心上然之楊侍御若橋

崇禎丁丑北通州人

言揚若望

西洋人

深明統法宜將新造西洋大礮先行點試然後傳其法各邊可以破敵時劉總憲宗周奏曰臣聞國之大事以

仁義爲本以節制爲師不專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敵所到卽陷豈無火器反爲敵用若堂堂中國止用若望鑄礮小器恃以禦敵豈不貽笑邊方上勃然變色宗周又言周燦所奏照五案大法是今日急着又言往日督撫多以情面得如范志完身任總督縱敵入口又借入援推卸首當議處仍另敕今日諸臣從頭整頓做起上曰今南下敵兵如何掃蕩從頭整頓應做何事宗周曰惟在皇上敕吏兵二部慎選督撫簡將練兵但目下只說才望不論操守上曰督撫必才守兼全方可宗周奏須操守爲主上曰大將另是一段才幹非區區一操守便可勝任宗周又因傅司農淑訓

萬麻

甲辰孝 請宥熊司副開元等言朝廷待言官可用則用
感人不則置之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獄於聖政
有傷乞賜矜原以開諫諍之路卽如詞臣黃道周言語
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皇上不但待以不死且復其原
官今二臣慙直不及道周何不幸不蒙法外之宥也上
曰黃道周特恩不得比例似此復拗偏迂着候旨處分
時閣部俱同辭申救而金副院光辰言之尤力遂并議
處光辰復言宗周爲人清直在都察院雖不動聲色人
心亦爲振肅望皇上留此老臣上不允已退入煖閣道
內官傳旨輔臣有劉宗周革職刑部擬罪等語諸輔臣
持不發乞面奏復將原旨捧至御前跪奏力救不許蔣

輔德璟援唐太宗優容魏徵故事以請上曰朕不及太宗才若其閭門德行朕亦不願學德璟又言太宗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德璟言人臣敢言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所以曲加優容者欲成其名耳周輔延儒等復婉解之上遂舉筆削去刑部擬罪四字色稍霽曰故輔體仁曾言其復拗偏迂果然已諸輔退往謁宗周頗有德色宗周畧不致謝惟讓諸輔臣某事錯某事不做娓娓不已諸輔臣曰難做宗周正色曰諸公尙說難做更有何人可做諸輔臣皆慙後宗周過寶應喬侍御可聘往見之語及延儒曰大錯再語及吳輔姓曰比首輔勝然錯亦不少

上每發本俱先經覽定分爲首票通票數套其最重大者親封黃絹小匣御題某日某時送閣及票擬簽上進亦封原匣內寫某日某時某臣等謹封餘則分項入套以文淵閣印鈐送而已及批紅發下部科復將親批票簽密封送閣其慎密古未有也

李襄城國禎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又自請於京營外選練衛所官舍上甚喜卽令擬救行之及商議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甚多乞御書營額因取敕內共武二字以請上爲親書其武堂賜之未幾京營總督恭順侯吳惟英

洪熙時吳克忠裔通遠人

罷特以國禎代之官舍皆併入京營云

張致雍原係宣大廢弁以用哈攻敵上疏干進己經部
中駁議數次蔣輔德璟亦核其情形附於守邊賞撫內
在御覽備邊冊中未及進呈是日上密召之面議甚喜
而哈在極西敵在極東實不相及也卜在宣大雖與哈
市亦非能用哈者上既不召閣臣無從面駁故止以原
冊進覽翼日召對中極殿顧德璟曰昨冊東西邊落皎
如列眉極好

崇禎之末有倡議令各王府捐數十萬金助餉俟事寧
補還者上諭蔣輔德璟擬書稿行之德璟言各王府自
因藩封捐貲守城自所應爲亦卽是助餉似不必別有
助餉之名且現在各府自守不暇卽助亦不能多也乃

已

浙粵二鎮諸大弁競營求相持久不推而大璫有爲其弟地者樞部堂司避嫌不舉致蜚語上聞一日上召職方王郎中永積入德政殿詰其不推之故永積以外寇交訖邊鎮方急未暇推及內地爲對上怒鐫其官歸而大力者果得二鎮以去

蔣輔德璟纂九邊十六鎮原額新額兵馬錢糧名御覽備邊冊另進簡明冊一本蒙上面諭令會戶部堂司磨算亦不甚差只各邊兵馬數目報戶部甚多報兵部甚少戶部止據邊冊給發又各邊原有屯田鹽引民運本折少者數十萬多者百餘萬自爲支銷并不提起卽歲

終一奏報竟不經目也萬厯戊午以前部發邊餉銀三百萬尙苦其多今日加至二千三百萬尙苦其少而兵馬益不可問又天津從海運薊遼諸鎮另有本色米豆可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津撫司出入部中不問而米豆半委泥沙時德璟語堂司云必合津運部運及各邊民運與屯鹽通融察算則邊餉恐猶苦多而加派之新餉練餉皆可裁因復條爲十款責部中登答然各邊究未通行也

賈侍御繼春請優待李選侍一揭原不錯乃爲東林所斥悔而求用眞錯矣翻局後乃子環召一疏攻楊左甚力而又一疏改正削奪緹騎諸毒政亦非全爲不善者

上卽位以學使者首糾逆樞崔呈秀拜疏更在楊侍御
維垣先其急欲爲善又如此乃因此局再翻遂廣薦東
林諸公數百人以希見容似另一人者故予疏中亦刺
及之大約繼春功名念重忽浙黨忽東林茫無定向但
原其本心亦欲爲善此定論也

楊司馬嗣昌奉命征流寇連陷親藩有言其服醜死者
上一日召諸閣臣語曰朕昨夕夢故輔楊嗣昌稽顙庭
下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諸臣不公不平連章見
詆故歸訴皇上朕語之曰如某疏猶公平否嗣昌搖首
曰亦未然語畢天顏慘惻旣而刑部以辟追擬不許
故事經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俱有講章而

日講則止一御案第以經書置案上講官指書口講無講章也講官韓翰林四維屢次遺忘上謂閣臣曰日講可照經筵例亦置講章朕有所疑可據以問難而講官亦不至遺忘此後遂用講章在御前講官用牙籤指講云

廖給諫國遴揚給諫枝起每遇考選諸人至必造門先謁或需索不飽則夤夜叩門不曰某要路嗔汝卽曰某言官將糾汝聞有囊橐俱罄至貨袍帶以賂者

惠司寇世揚因會推忤旨閑住鄭太宰三俊重其素望故以左副都推非例也上以詢蔣輔德璟等皆力贊之遂賜點用德璟等皆跪頌聖鑒得人三俊亦喜謝中外

欣然已三俊罷世揚亦久不至命革其職德璟與黃輔
景昉等具揭救之請免其革若非末路失身一生眞偽
誰復知之

熊給諫開元姜給諫採杖後周輔延儒恐煩言日至故
密言於上起王輔應熊於家蓋應熊爲聲氣諸公所畏
若延儒行則應熊居首藉以護持耳

上以流寇橫行怒中外諸臣無任事者周輔延儒曰昔
諸葛武侯天下奇才猶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
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況今人才不及遠甚
所以難耳上曰卿知武侯出師表中尙有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二語乎彼欲以偏安之天下滅賊今奈何

以全盛之天下縱賊延儒無以應

葉舊輔向高每疏揭皆發鈔自溫輔體仁入閣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洩自後有揭無疏始不復發鈔至密揭或出手書并不存錄閣簿卽如會推用人有點有否大約出首輔揭帖居多其他皆然宋李沆明劉大夏

天順癸未華容

人皆不肯用揭可法也

陳進士丹衷上疏請調兩廣土司兵平流賊上召對言之娓娓特授御史命往調還宮召后妃宴喜動顏色云朕今日得一奇士不費朝廷斗粟一金而可調兵平賊及丹衷至南都有言土兵不可空拳調且卽聽調恐沿途不免騷騷丹衷遂遷延不行及國亡猶滯南都也

磁州一士人女與嫂皆有色賊因其寨指名求之寨中人議出之以緩禍女婦卽相攜投絕壁下立碎賊怒攻破寨殺其父而去

閩賊掠三邊繇郵延上榆林中部知縣朱新燧

晉宗別本皆作朱華

樂華燧係楚宗時爲宣諭楚豫江北一帶義勇使

自知守城不支先令妻妾各

自縊死有一妾尙未配合急遣之去妾垂泣請甘投環新燧亦從容縊死

張國憲宿州人有二女辛巳賊至二女及兄張國俊妻龔氏泣拜國憲曰幸各逃生勿我爲念各縊賊詢知感歎不殺人而去

蔣戶部主政臣

桐城青衿初名姬肩崇禎中舉賢良

獻議欲改紙鈔爲銅

鈔識者知其重而難運雖糜費甚多卒無成時南北所用錢大如臍手捏卽破未幾國亡信乎錢運關國運也子賜環北行遇成樞曹德於舟中自言恥羅沈給諫迅薦然迅卒死難及渡江居金沙語人曰我未渡江時望東林諸君如山嶽及渡江後始悉錢謙益熊明遇等所爲夙昔之意都盡矣又曰輿人之口皆言張捷美而諸公攻之何也惟劉中丞宗周章給諫正宸則所心折者山右秦撫軍所式崇禎辛未三原人體幹壯大腰可七八圍每輿人肩行數步則喘欲其馬上應賊驍捷如飛難矣旣點復更轉易如流銓部之誤封疆乃爾

周輔延儒吳輔姓同被逮姓陸道星馳延儒言病從水

道徐行識者疑其候王輔應熊抵京爲解免地也聞上使人徵伺見應熊舟行則延儒亦行相去僅里許故應熊至京隨罷而延儒終不免

高給諫翔漢

寶舞舉人

既降闖逆有言其以陝西舉人挾闖

逆賄資緣入兵科爲停抑章奏久通消息者予初謂言過及讀吳常少麟徵殉節錄云逆臣高翔漢已受賊署解說百端公厲辭折之翔漢愧恨去又見吳邦策國變錄載翔漢爲闖逆左都既自降又說降且越擢乃爾挾賄資緣之言無乃非訛

四川陳巡撫士奇

天啟乙丑鎮海人

能文先爲提學則專談兵

及爲巡撫反談文人以爲兩反又誤聽訛言謂境內無

寇盡撤沿險各兵故諸賊乘隙城邑多陷蜀人深怨之
後解任駐重慶城破爲賊張獻忠凌遲以死亦可傷也
周輔延儒既奉旨賜死蔣輔德璟等揭救言延儒赴召
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中
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卽我皇上亦曾有功多過寡之論
但其賦性寬疎以致門客胥王乘機假借納交通賄延
儒不能盡知卽知亦不能力絕因而寵賄彰聞疵垢多
端天鑒炯然罪安所追部院以煙戍議上誠當其辜至
視師一出奉命卽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其馳驅通義
一帶亦不無微勞可憫乞皇上法外施仁俯從部議上
曰覽奏揭朕心惻然但周延儒罪犯太重前面諭已明

如濫用匪人遺誤封疆比昵奸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
閒回朝面詢應將兵情據實陳奏極力挽救庶幾收效
桑榆而乃欺蔽機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在
何條念係首輔姑從輕處勒令自我已有旨了

上召對諸臣言及練兵一事蔣輔德璟云臣幼讀會典
見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鎗立行賞罰此練軍
法凡衛所總小旗捕役並以鎗勝負爲陞降凡襲替官
舍比試必須騎射嫻習方准頂襲此練將法所爲聖子
神孫百世計至周悉也豈二百年無一兵至今方設兵
亦並無一餉至今方設餉上悚然起聽又言祖制各邊
養軍止屯鹽民運三項原無京運銀兩自正統始有數

萬至萬厯末亦止三百餘萬名曰遼餉又有抽餉鍊餉并舊餉約計二千餘萬比萬厯末加至五六倍民窮財盡而兵反少於往時不知作何銷耗又言今日衛所官軍尤爲急着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可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勢今班軍虛冒包攬不可勝詰且自來屢朝征討皆用衛所官軍軍有父母妻子與烏合不同自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以致加派日增軍民兩困惟願憲章二祖修復舊制上頷之而已不能行也

上親享太廟拜揖最恭且久壬午年享廟蔣少宗伯德

瑯每遇一揖輒默誦清廟惟天維清烈文諸頌又每遇一拜輒默誦祖宗十三廟號尙未起也

周輔延儒絕命詩曰恩深慚報淺主聖作臣忠國法冰霜勁皇仁覆載洪可憐惟赤子宜慎是黃封替獻今何及留章達聖聰

三垣筆記附識中

三垣筆記附識下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甲申正月元旦三更上率皇太子視朝百官未至惟李
輔建泰踉蹌至上不悅遂罷朝識者以爲君臣亂離之
兆是日晝暝自寅至申陰翳始散終無日光人人憂危
段氏懷遠人生員李本妻也甲申亂兵入懷城段氏避
居南安賊迫上馬誓死不從痛罵賊舉刀裂腦立斃刃
下尙罵不絕口

湖廣何撫軍騰蛟

天啟辛酉舉人黎平衛人

諳數學崇禎末與王撫

軍揚基

天啟乙丑潛山人

何內監志孔談時事騰蛟附耳云賊

已入晉燕分度且前星易位帝星炤南諸人皆歎歎不
兩月果驗

癸未舉場左右人鬼混雜幕人屏不敢行一時貿易
多得紙錢知者皆投之水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皆以此
辨之亦一異也

上虞趙鉞老部胥奸蠹也因與部諸新胥瓜分不平憤
激上密疏盡發積弊一遼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
充餉而米不納寧遠銀亦不交戶部計二十餘年誑匿
可百萬金一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着及天津
派買米豆并帶運迨比挂欠米折船價水脚各項盡屬
侵漁每年數十萬一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

按年徵解一朋扣馬乾爲各鎮道將侵分歲數十餘萬
一各處屯牧加增錢糧並不察催皆被侵隱一召買弊
大宣鎮每年十二萬尤爲奸蠹卽他處可省亦數十萬
一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其
疏在癸未年冬十月蔣輔德璟於召對時力言數次上
面允卽發而究未發或謂諸胥所爲諸胥因各輦金逃
散至甲申年正月始發此疏然無及矣

上於癸未年九月發帑金四十萬買米是時若折米給
軍每担八錢上下兩便且倉米可省支放所積自多其
與召買民間轉輸出納之費利害易見倪司徒元璐旣
面奏蔣輔德璟亦力贊之退復具揭而京商豪家專以

國米召買爲利竟不能行也戶部不得已以一金買一擔價高米惡甚金粟俱空付之太息

上以秦寇日熾命白廣恩充總兵官挂盪寇將軍印撥與秦兵三萬一應勦撫聽便宜行事蔣輔德璟等以廣恩係降丁且先聞召不赴恐跋扈難專任欲倣先朝用王驥蔣貴例以知兵大臣與廣恩共事上恐其掣肘止欲設監軍一員爲調劑文武督催錢糧德璟終以爲疑仍請擇一豫楚總督調度之但不必並在行間以總兵前驅以督臣後勁又聞賊秦人恐秦兵以鄉情輒有呼應應聽廣恩設法選補與豫楚寨丁兼用皆從之後廣恩卒降闖

上因聞賊入關中百姓多從賊歎息久之因言前曾面
諭該督着用好將好有司有好將自然兵有紀律不敢
擾民有好有司自然撫綏百姓百姓視之如父母誰肯
從賊這固結人心還是勦賊前一事蔣輔德璟言愛惜
人才正固結人心處魏輔藻德亦言邊臣任事少畏事
多固是時勢艱難人多掣肘亦因功令太嚴恩威莫測
恐一千聖怒則無功有罪是以畏首畏尾俱不敢做卽
舉用一人亦恐有受人營求爲人復官之嫌所以蓄縮
耳上曰朕正欲人實心做事豈真有此藻德又言刑部
罪累諸臣亦未嘗無人上命諸輔臣舉姓名以聞次日
御批到閣云昨面議愛惜人才一事朕再四思維只因

嚴志封疆警振人心原非得已祖宗之封疆祖宗培養
之人才祖宗垂憲萬世之法律必如何三者並行無礙
既無廢法亦無廢事諸輔臣分別以聞於是先釋郝侍
御綱及許定國二人命從秦督勦賊久之始釋熊司副
開元姜給諫塚方給諫士亮蔣侍御拱宸尹樞曹民興
崇禎戊辰
嘉魚人等於獄

楊司馬嗣昌欲用洪司馬承疇爲總督盡留秦兵入援
者宿蒞遼秦督孫傳庭具揭力爭言是兵必不可留留
則寇勢漸張究無益於邊是代寇除兵也且兵之妻孥
蓄積皆在秦久留於邊非譁則逃將不爲吾用而爲賊
用是又驅兵從賊也嗣昌不能用

秦督孫傳庭練兵長安馬兵五六萬秦神苦之倡議於
朝謂宜速出傳庭以八月出潼關旗甲甚盛銳意滅賊
遂屢敗其兵賊有議降者獨賊首李自成曰吾屠王焚
陵罪惡滔天姑支數月決一戰不勝則殺我以降時師
露宿與賊持淫雨大降七日夕弗止糧糗三日不至馬
足陷泥淖中幾尺將士皆無人色雨稍霽餉車稍稍至
又爲賊劫傳庭無可奈何退師河畔就糧時總兵白廣
恩本降賊與高傑素不相能傳庭不盡知也兵旣動賊
選驍渠數千人犯之傑兵且戰且走望廣恩爲援而廣
恩已兼程退汝州傑兵大潰廣恩兵聞之亦大潰傳庭
馳至關賊亦大至傳庭收潰兵陣城外自登陴督守禦

時廣恩妻孥在關內聞城外兵敗率其眾保妻孥奪門出潼關遂陷傳庭揮刀躍馬入賊陣遂遇害喬監軍元柱亦伏劍死自是關以西無堅城而西安遂陷傳庭妻馮氏率三妾二女皆赴井死

闖賊已入關推秦督無敢行者上曰往者罪廢諸臣廷臣多以知兵舉之破格起用何故推督撫又云無人吏部不得已以起廢余撫軍應桂萬厯己未都昌人推然非其才

也點用後上召對應桂問以方畧應桂惟言難以無糧

無將無兵爲言上命戶兵二部速議撥與又召監軍霍

侍御達

崇禎辛未長安人

命速行料理達奏如有兵有餉臣不

惜一死報國若無兵無餉空死無濟因伏地慟哭已二

人行至陝西徬徨河干竟不能進

癸未進士選館百計鑽營正卷副卷以銀數之多寡爲低昂遂至互相刷揭上聞之謂內臣曰新進士選館將城內金子換盡矣命下日止取正卷副卷與未考者一體候選不得優敘

往時臺省猶以彈射政府爲名高及崇禎末候考諸知推謁政府皆稱門下士或政府止之已俯伏而拜連呼老師不絕矣士氣卑壞至此亦亡國之兆此吳輔姓向子言者

賊破陝西都中震驚吏部猶開賄賂上聞之設高皇帝牌位於朝令各官抽籤時地方多殘破有規避不出者

前一人代後一人抽籤領憑馳報刻期到任

王總督永吉

天啟乙丑高郵人

聞闖賊入秦知必渡河甲申二

月二日疏請撤寧遠兵守關謂不獨寧遠軍民欲入關內以圖存卽山海軍民亦欲借寧遠兵力以自助請敕鎮臣吳三桂料理陳輔演不敢決批撫鎮奏明定奪已撫鎮奏皆合卒格不行

京師聞宣雲旣陷諸臣皆以京兵不足恃非薊督王永吉寧遠吳三桂密雲唐通合力一戰不可上然之陳輔演以爲不可揭云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告急寧兵萬不可調上命召諸臣赴閣會議有主不可調者有持兩可者有主遷南京者獨朱成國純臣倪宮詹元璐金少

司寇之後

萬曆己未吳江人

孫都諫承澤以爲當調而吳都諫

麟徵爭之尤力謂事當從實其言云寧遠當徙與否該撫鎮當與皇上密議之而輔樞二臣當與皇上密決之委之盈廷誰執其咎然臣請任其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難死法死敵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則夫裹革沙場橫尸西市者皆齎志而未瞑目者也寧遠一鎮一撫皆當今人傑臣再三思不覺汗淚俱下又因閣部議久不決極言關外九城勢必棄棄則關門益薄無與守者棄地不可棄地兼棄人不可棄人失天下將士心是失天下愈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拔用無委之敵人今寇旦夕發秦晉若使來扞京師一舉兩得今日之事當揆緩

急無論是非也趣六垣署名竟互諉不決乃獨署之疏
留中又補牘云邊臣不可令有懼心不可令有死心臣
讀吳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
有懼心始以褻革自任終爲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
今寇勢方張不使徒近擇禦京師則何恃乎陳輔演魏
輔藻德皆與是議左方輔岳貢移書南司馬深咎之麟
徵不顧也已上發閣演又具揭以爲外之督輔亦當僉
同乃請聖諭差官前去及取奏皆以撤寧援京爲便始
得旨去永吉聞命與三桂以三月初出關徙寧遠五十
萬眾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
已陷

張司馬國維

萬厯辛丑吳縣人

坐邊疆失事下獄吏垣吳都諫

麟徵率同官理之得釋因請赴江南率榷貨財應軍實
急需六垣皆往餽獨麟徵舉觴屬之曰今四方空虛流
亡嘯聚方深咎催科吾聞撫字之良吏不聞催科之司
馬國維有慙色

甲申三月十六日上御東左掖門召考選官三十二人
麟次面對以安人心戢狡謀用兵足餉爲問每一人答
訖御筆親注圈點自斟水磨硯席上置茶一壺不時取
飲退食後又復進座自卯至亥方罷卽寇陷昌平日也
十七日內璫猶差人索考選官賞銀每名十兩十八日
李豕宰遇知

萬厯庚戌洋縣人

陞官張司馬縉彥拜客如故未

時寇陷彰義門十九日巳時陷順城門遂進皇城上與
后俱自縊考選官皆降越數日入朝過東左掖門尙有
指而太息者曰此前日御試處也

賊陷平陽上召閣部九卿科道等官曰朕非亡國之君
事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
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以決一戰卽身死沙場亦
所不顧但死不瞑目遂痛哭陳輔演請代上曰南人不
可次輔魏藻德蔣德璟邱愉天啟乙丑
宜城人范景文方岳貢
俱請代皆不允至李建泰天啟乙丑
曲沃人請代上曰卿以西
人平西地朕願也

長安街上有一換錢小民失記姓名聞上需餉囊中積

銀三百兩伏闕助公上嘉其意拜官錦衣衛百戶謝曰賊信急矣留財無用且此身恐未必保何有於官小民愚蠢亦不知做官也固辭不受職

上擬彰義門外爲李輔建泰郊饌建泰固辭此國朝未有之禮乃下禮部議於正陽門樓上設五十餘席卜吉卯時駕出文武官員分侍兩班建泰行五拜三叩頭禮上取酒三杯奉建泰飲曰卿卽朕朕卽卿朕與卿無兩身凡事以便宜行先發後聞建泰簪金花二枝披宮錦一端謝恩畢從彰義門出監軍乃兵部凌主政驕崇禎癸未歛縣也建泰所薦是日天霽風和咸幸此行馘賊及行至大名府馬部兵因糧餉不給散去若干建泰三日止

得麥飯一餐駟腹饑墜馬稽遲中道上又詔促之建泰畏賊不進前召對後出西長安門外驕損忽折竟敗

上親餞李輔建泰於正陽門樓賜酒三杯卽以杯賜之既又以兵事鄭重復自撰文一通親灑龍箋用寶於正陽門上親手賜之其敕云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兵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盜弄干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剿除本爲安民今卿代朕親征鼓厲忠勇表揚節義獎勵廉能選拔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眾之人缺誤軍精之輩情眞罪當卽以尙方從事行閒一切調度賞罰

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勦則真勦殲渠宥
脅一人弗得妄殺撫則真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生
以卿忠猷壯畧品望宿隆辦此裕如特茲簡任告廟授
節正陽親餞願卿早蕩妖氛旋師奏凱侯封進爵鼎彝
銘功有功內外交武各官從優敘賚朕仍親迎慶賞共
享太平預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徧行示諭咸使
聞知特諭

蔣民曹臣以桐城一青衿言生財得授是官首言鈔法
可行且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值一金歲可得金三千
萬兩王少司農鼂永天啟乙丑
德州人亦以爲必可行且言初
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此後歲造五千萬

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其言甚美然實不可行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鬻一金無一人應者鬻永請每貫繩三分止鬻九錢七分京商騷然欲去蔣輔德璟言民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上曰洪武時如何行得德璟曰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賞賜及折俸月鈔其餘兵餉亦未用也且言民窮已極宜安靜以悅之上不聽及內寶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瑣催督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尙欠二千五百人議於畿內八府州縣多方勾解德璟皆擬旨不允上命改票賴德璟極言其弊謂

所募二千五百名月加費米千石銀九千九百五十兩
得不償失且北直山東河南新經變亂無桑安有糧至
浙江杭嘉湖三府雖宜桑若責以二百萬斤卽盡括亦
不足揭入留中後竟得免

光給諫時亨疏言練餉殃民追究倡議之人蔣輔德璟
擬旨有向前聚斂小人倡爲練餉搜括致民窮禍結誤
國良深等語上不悅因召對面詰曰這票內聚斂小人

爲誰德璟不敢直斥楊嗣昌但以舊李司農待問

萬曆甲辰

南海人對而於科臣則云失記上曰朕非聚斂止欲練兵

德璟曰上豈肯聚斂因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
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且所練

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二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一萬。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兵陝西三邊兵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上又言。今已并三餉爲一。何必多言。德璟言。戶部雖并三餉爲一。然外州縣追比。只是三餉上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復爲申救。而倪司農元璐以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上始稍解。德璟退。又言。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止。以抽練之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旨。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概不言及。是因有

練餉而兵馬反少也又近日省直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迎甚至未見賊先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甚蓋至外無兵內無民且并餉亦不能完故追咎於議練餉之人冒昧愚戇罪當萬死因引罪出直上雖慰留之竟以此去未幾練餉亦議裁

蔣輔德璟以北直河南山東召買米豆九十餘萬計民間當費數百萬金爲害甚多於召對時力言之上命擬諭罷之德璟復言祖制各邊除屯鹽民運本色外原無戶部舊餉折色今既有舊餉復增新餉練餉括盡民間金錢已不堪命近復以給關寧遵密四鎮而於北直山

東河南召買米豆百萬拘攝富戶充召買之役又復勒
遲至天津交納一切車輛驢騾及衙役使用勒索之費
貽累困苦未易縷指聞賊中鼓惑愚民皆指加派而加
派之害莫甚召買伏祈卽賜裁行此疏於二月上留中
既告歸三月上自草罪已詔書蠲免然已晚矣蓋各邊
將士視米豆如泥沙止欲金錢而已在內召買之苦如
此而在外輕賤米豆又如彼何苦括內地之膏血以填
塞上之泥沙乎

蔣輔德璟既子去孫都諫承澤汪都諫惟效

崇禎辛未

皆上

疏留之承澤言尤峻有乞罷臣官而留德璟如用之不
效請伏妄言之誅等語魏輔藻德不得已亦上言德璟

賈申古今博綜典故爲皇上左右所不可一日少之文獻然已先傳稱首揆矣上御批密封下閣有大臣進退原不敢輕之語德璟初因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在廷連章見留避嫌卽具疏辭朝行故不及闕禍

舊例國子監分獻用翰林修撰編簡爲之未有用王府

簡討者張簡討之奇

崇禎庚辰
新城人

劉簡討世芳

崇禎庚辰
膚施人

因侍定王講讀挂翰林一銜從不與翰林事是秋遣魏輔藻德行禮藻德以庚辰進士三年入閣諸編簡皆前輩不便使分獻隨行故用之奇世芳皆庚辰同年也然亦變體

上以闕逆漸逼命羣臣會議以二月二十二日繳以次

日召對時上手李總憲邦華

萬曆甲辰吉水人

密奏內云輔臣

知而不敢言上指問何事陳輔演以項少詹煜議單爲言上卽簡閱默然蔣輔德璟又奏一時廷議俱言東宮宜南往監國上不應而光給諫時亨參李翰林明睿南遷爲邪說上不悅卽召入面詰曰邪說皆同乃止參李明睿何也明係朋黨姑且不究遂無敢言者

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來京挂號其佛高六七尺下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後因事洩始知藏礮於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爲賊內應下錦衣衛刑部勘問伏誅

城未破之前十餘日颶風大作自辰至夕未止拔去關

神廟前旗杆琉璃殿大樹

三月十三日聞賊躡居庸關京師九門俱閉十七日午時賊攻城彼此銃俱發如萬雷轟烈十八日攻益急銃聲益怒城外火光四起上同二人登煤山頂望逾時回乾清宮日就晡上魚服出宮門兩出兩返乃命酒召后貴人良娣以下按掖庭籍屬被寵御者皆至慷慨極酣漏未下三刻御所佩劔曰事至此可以死矣泣數行下於是皇后先投綬其餘咸引決稍顧望輒手劔刃之時長平公主被劔斷右臂仆地未死又喚內官王承恩着靴帶同內官數十人遶城奪門不得歸遂同承恩對縊煤山古樹下袁如同宮人小內官紛紛奔出十九日內

官遂開門迎賊

闖賊抵彰義門其軍師宋矮子

名獻策河南人

初云此行觀兵

城下卜五年始可破城城樓上忽墜一天啟大錢宋矮子喜曰此一當五用也破京師兆可急攻放一大礮而城角遂倒

常熟歸進士啟先

崇禎癸未

聞闖賊入都驚懼急走詢同里

陳司空必謙

萬曆癸丑常熟人

必謙從容櫛沐出聞之大笑曰

若癡書生耳城守皆敵衙門事豈有賊入我不知者已傳者送至方失色散願給諫茲是夕尙宿科初聞亦奔詢魏輔藻德藻德亦以爲必無一時聾聵若此

闖賊將逼京師眾號百萬上數以兵餉爲憂救百官捐

助一時大臣或請身督四方輸貢或請預征下貨般戶
或開賣冗官假民間帶綬百官欲請誥赦傳世者入銀
若干搜削屢法地壩勒價莫不議及及賊至則餉直逋
懸已及半載禁衛戈矛朽蝕未試一聞賊鼓譟相視股
戰奸人伏匿暗助驚謀兒童數月或爲秦聲訛謠滿城
意在迎賊於是人情擾惑莫有固志

闖賊圍城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賊發礮擊
聲撼地日夜無閒緣城廨舍多圯城頭發萬人敵未及
投下火驟然灼爛十餘人時士卒五月匿餉不用命城
頭宦寺鮮衣怒馬徜徉不驚高擊青蓋馳走雜撓守卒
欲擅啟閉凡坐門諸臣多不得登城望敵惟吳太常麟

徵奪路上見勢不可支往見魏輔藻德藻德方出朝猶引麟徵手曰朝廷大福氣自無他虞旦夕兵餉且集公何太匆匆麟徵太息而已

闖賊入都指長安門三字祝曰若射中中間字當有天
下竟不獲中

三月十九日辰刻賊已破城尙有謝恩入朝者而宮人四出矣坤寧宮後爲欽安殿有樂志齋清望門曲流館四神祠東去則瓊華左門西去則瓊華右門出卽長街也是日宮人從後宮出甚多

十九日辰時闖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擄掠甚酷時傳吳寧鎮三桂兵已至城外上以十八夜三更奪門南奔

賊懸萬金購上二十一日聞賊已獲上尸於煤山命人
背負東華門外朱國公門首用柳木棺盛破蘆蓆下蓬
頭短衣一足穿襪一足跣聞遺詔在胸云朕已喪天下
不敢下見先人亦不敢終於正寢又嚙指血書臂曰朕
誤聽文官言致失天下任賊碎裂朕屍但弗傷我百姓
是日晚百官出始言太監王德化數十人擁打張司馬
縉彥責其開門迎賊時臣民共萬人俱痛哭求葬以帝
禮祭以王禮聖母葬以后禮祭以妃禮亦有哭言求封
太子大國者亦有求京城百官萬姓帶孝哭臨三日者
二十二日至二十五六日則滿街遍捉士大夫拘繫路
人矣二十七日賊牛金星點名會極門百官皆降伏賊

據坐殿上受之責以負國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
收用列名部門外高冠鮮服洋洋長安道上不用者從
西華門出賊露刃排馬五人一隊押繫劉李二賊私寓
各責數萬金駢首榜掠哀聲震地刑死者不可勝計或
輸金未足則人以二健士搥之皆赤身出行乞市肆人
不忍見四月初九日爲劉賊繫者俱釋李賊繫者仍不
釋十二日吳寧鎮三桂有示大張四門說義兵不日入
城凡我臣民但戴孝者俱不必驚十二夜傳賊殺官三
十二員故輔陳演爲首餘皆勳戚十三早闖賊絨帽布
箭衣挾大子二王皆元色布衣行馬前盡撤羣賊東行
皆哭不願去殺之不能止各城門止餘老弱數人把守

道路清曠矣

申問丞佳胤

崇禎辛未

既投井死林侍御蘭友

崇禎辛未
仙遊人

謫冷署素相友善未就殮家人方慙哭一人毘盧錫杖
排闥入愕視之乃蘭友也拊膺號曰公死矣我知公必
死公視我豈貪生保妻子者老父在堂圖一相見當亦
攜手地下耳登堂請見太夫人曰母勿戚富貴子易得
忠臣子難得也願佳胤子煜曰設位乎曰未也索筆大
書明捐軀殉國忠臣申公之靈復書柩云死爲蓋臣不
負君恩於地下生圖見父卽就鼎鑊而心安擲筆大慟
謂煜曰善自愛從此永訣拭淚去又徐起鳳者以備書
從佳胤凡十年佳胤殉節後僮僕或散去起鳳號號柩

次不少離賊從關東潰回欲肆焚戮佳胤子煜掖太夫人奪門出僮僕皆從獨起鳳請留曰俱去櫬誰與守己賊果焚民居將及寓起鳳泣曰吾主以忠死願勿焚賊怒鞭之起鳳叩請愈哀賊爲感動卒不焚及北兵至逐居民外徙令下三日室中所有縱掠不禁起鳳懼遍求里人在京者得鐫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昇櫬出寄天寧寺故得全

予過長安書肆見皇明泳化編一部命買歸書客故高其價予曰緩之及旋騎再訪則云賣去問之乃鞏駙馬永固也因心識之曰帝婿皆豪華自喜渠知讀書耶後死闖賊難方知觀人必於其微

項翰林煜以乙丑入館正魏璠方熾時頗爲江南清議所擯鄭同袍元勳揚州人與同籍最密時文翰林震孟姚翰林希孟過揚皆先達元勳爲煜置酒勸其厚自結納始聲氣自標矣及降闖本色畢露南京破後煜過徐詞林汧門語其僕曰爾主責吾不死今死未然汧卒死之煜行至慈谿邑人聞其先從逆納之竹籠沈河死予里居日聞闖賊入宮後搜獲累朝內帑得金銀數百萬後京師人賈汝壽爲上虞令過予一同年因言闖賊入宮時悵然曰貴爲天子所蓄不過二十萬何以不亡渠得之耳聞乃知前言誣也一云此二十萬乃指戶部所儲而言非內庫

閩賊李自成陷京師誓滅東方方僭號傳吳帥三桂已上表請降止因閩黨權將軍劉宗敏聞三桂所娶妓陳沅色艾陳沅者田皇親弘遇遊南京所攜歸名妓也田還北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取沅去至是劉宗敏繫三桂父襄索沅不得拷掠甚酷三桂聞之忿而中改遂募兵七千據山海關敵自成自成殺襄家屬執襄東行四月十九日攻山海關城圍之又從關西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薄關門三桂先已約北兵至是趨之駐兵嶺上高張旂鼓以待三桂突圍出外城馳入北兵壁中雍髮稱臣三桂爲先鋒九王居後隊其兄弟號八王十王各統萬騎一從西水關入一從東水關入於是三桂復入

關盡髡其民開關門迎敵自成猶不知是北兵也見之
驚阻北兵望塵起乘勢攻之自成大敗立梟囊首懸之
旂而返北兵逆擊之闔復大敗奔還棄京師而奔時劉
少司馬餘祐以京師無主攝事三日忽聞三桂奉太子
至咸歡迎及北兵入乃知非也出榜云昔在我國時欲
與明朝和好永享太平屢致書不答致深入者四惟事
屬既往不必論今雪爾朝君父之仇破釜沈舟一賊不
滅誓不返轍所過州縣若削髮納款卽與爵祿世守富
貴抗違者盡行屠滅且令兵皆屯城上無下掠民遂定
質慎庫圖書百萬卷皆宣和所藏爲金自汴梁運入燕
者歷元及國初無恙徐達下大都時封記宛然至國破

皆失散不存聞者惋歎

金駕部鉉

崇禎戊辰武進人

於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

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及甲申死闖難人始見之又鉉初以駕部巡視皇城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語其弟曰吾一見御河若依戀不能舍何也竟投御河死鉉之死妾王氏與弟銖俱隨母章氏入井南渡後但贈章恭人然不知王氏與銖之死也

內監呂胖子忘其名闖賊陷京城金駕部鉉投御河死胖子見而歎曰公會疏糾我輩不比於人吾初亦怨之

然公能死吾獨不能死乎公生欲遠我輩我今以義近之必不拒我地下也遂從死已二屍並浮爲一內監收掩及北兵入鉉諸弟往見其屍惟亂骨二叢耳遂並藁葬御河側

崇禎十三年閩有平和縣生員金惟鎮忽得心疾盡雜其髮大言曰此世界不屬大明矣或問屬誰乃書三字於壁間曰大清國因言城內猶可城外不忍言又指其族人曾慶曰有無限兵馬及北兵至慶果起兵從者甚眾已敗死城外如所言至大清國後復書大安國三字則不知何解也

嚴州錢太守廣居嘗爲予言其同籍任邱人邊大綬曾

令米脂乃闖賊故里也自成叛後邊令發其三世祖塋
剖棺視之一棺骨生綠毛長二寸一棺骨色如玉一棺
骨生青毛長三寸已見一大蛇從壙內出射之傷一目
走後自成果以中箭傷其一目亦異事也

癸未上將祭廟鹵簿已設忽見黑氣自空而墜如有婦
人衣白者疾飛入宮軍人皆見之及仲夏大雨沾衣如
血雷霆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神主或橫或倒諸銅器
爲電火所擊皆融而成灰又有人見太廟中鬼皆嘯呼
而出

闖賊入京命諸臣俱於二十一日廷見是日百官畢集
一象獨仰視大內淚如泉注四驛館復有回回使者六

人亦俱入不拜賊怒欲置重辟使者曰吾君知大明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終莫能屈

闖賊入宮後出長平公主尸碧血委頓無生理然按之體微溫嘉定伯周奎昇歸灌米汁遂蘇自是育奎家後北兵入燕以主適周世顯卽崇禎時所選將以降主者也主喜詩文善鍼紉右頰三劒痕卽上所擊御臧獲陽笑語隱處卽飲泣呼皇父皇母未嘗不淚盡繼以血也以是生羸疾懷孕五月以丙戌年八月卒年僅十有七

三垣筆記附識下

三垣筆記附識

明興化李 清撰

弘光

福王登極南都詔至楚左寧南良玉返自承天駐兵漢陽意不可測未讀詔何撫軍騰蛟往漢陽以劔自隨曰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有付三尺劔耳幸良玉私置正紀盧鼎者力以爲當拜且語良玉云方今四鎮合心同戴新君若擁兵而下能保必勝乎不勝無乃身家兩亡乎良玉時已耄老乃曰是固當拜耶乃拜詔江西黃直指澍入朝擬進何撫軍騰蛟爲總督已爲巡撫面許薦永州吳司理晉錫

崇禎庚辰吳江人

爲代巡及與馬

輔士英相詆不勝而歸鞅鞅失望已又革職提問愈怒
適傳假太子至澍陰乘小輿夜見左寧南良玉謂拔營
往南可圖大事良玉夙有此志以督撫調和止一聞澍
言從之又念何騰蛟負中外望欲屠武昌劫取其印一
切文移皆用之聳動人心時民萬餘人懼爲良玉所屠
入避騰蛟署內騰蛟坐於門向內坐聽民人入良玉復
傳令從院後破垣入舉火焚之匿者悉死於火騰蛟卽
解印付家人令速出城無爲所得良玉至索騰蛟印騰
蛟故覓印腰閒不獲反尤良玉曰何太匆匆致此印失
搶攘中耶良玉無奈擁之行欲與騰蛟同舟騰蛟不可
良玉另與一舟遣四副將守之置舟於後黎明各船俱

發騰蛟舟次漢陽門跳入萬丈江濤守者懼誅赴江死
騰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起登岸視
之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視大驚喜亟覓
漁舟不知所之說者以爲神救也是晚宿民家乘肩輿
從江右寧州小路轉入瀏陽抵長沙吳監軍司理晉錫
語騰蛟以爲良玉在時撫軍有權不得自繇今旣棄省
去湖南北兵餉皆在掌握應破盡從前局面大爲整頓
總計餉數配合兵數以各府之餉練各府之兵督撫任
大帥司道任副將府州縣任參遊以文臣理武事則令
出惟行生殺予奪撫軍以一人操之維楚有材擇可爲
大將者若而人擇可爲偏裨者若而人懸殊格以待有

功則真英雄自出湖南北一帶應設水陸連珠營十里一礮臺一方有警號礮所發千里百里皆應所練之兵孰勇孰怯撫軍不時單騎按行部落卽以此程殿最廉餉者正軍法居守之兵若干征調之兵若干一紙書集師數萬如是者三年可告成功騰蛟善其言然卒爲人阻格不得行

張獻忠破成都執蜀王將殺之王素仁厚軍民皆爲所免獻忠不許將行刑雷霆大至行刑者爲之請不許已雷霆又至復請獻忠乃仗劍仰呼曰蒼天蒼天生我張獻忠殺人乃獨不許殺是人耶一時雷霆俱息王遂被殺

張獻忠破成都行特科先以保甲法試文士一人不赴
試戮及十甲文士畏罪盡至邛州生徒心知其奸以爲
特科特殺我耳歎血不赴者六十餘人獻忠遂發兵屠
邛州錄赴試文士三萬人圍而殺之婦人姦淫後卽以
試刃名曰礪石成都所屬三十餘縣人民盡戮

張獻忠破成都盡斷男子左手積如山至今山谷間有
倩人置擔於肩爲糊口計者纍纍不絕其蜀王宮內錦
數十樓悉焚之金銀數十萬悉沈於江

弘光末北兵渡淮揚城失守五月初七日楊江撫文驄
命黔浙鄭兵往瓜洲及門見辮髮者遂驚潰北兵進至
江口鄭兵亦極力禦之晚浮棹於江蔽以帷席中置燈

南來鄭兵遙見發火器矢石不知其誤我也初八日大霧兵守京口北兵則自上游七十里七里港渡早以五騎來浙兵及鄭兵追之不數里遇大眾矢蔽天如蝗飛眾乃不戰而潰鄭兵有船者入海無船者走丹陽與浙兵奪舟而南黔之騎則走金陵而鎮江遂降丹陽獄囚越獄村民入掠城中遂火城外民居北兵實未至也其鎮江城外民居官欲焚北兵止之得全北兵南下朱保國公國弼等屏人密奏上慨然曰太祖陵寢在此走安往惟死守耳至是早渡江信至中外大震駕薄暮開通濟門倉皇出狩百官猶不知但夜聞甲馬聲而已時馬輔士英亦不知惟戎政李司馬希沆

崇禎戊辰
慶陽人

先知遂

行士英猶後之也百官多遁惟攜家者瞻顧不能遽行
諸門盡閉太息而已

北兵既渡江馬輔士英惶急張侍御孫振往見士英擲
刺於地詈之曰若輩誤我使天下之事一朝至此何見
爲孫振慚阻而退

阮戎政大鍼許錢宗伯謙益入閣謂必疏糾侯納言峒
曾天啟乙丑嘉定人夏銓部允彝乃可業具疏稿矣會國亡不

果

僞太子王之明屢訊百官皆知僞然民間猶嘖嘖眞也
至是一二劣衿爲首率亂民擁立之御殿三日又羣往
趙忭城之龍寓邀百官入朝之龍手斬爲首劣衿三人

乃退執之明繫獄劉廣昌良佐無拒北意惟於水西門外縱火焚掠百姓恐攻城撤夜驚呼乃議推保國公朱國弼爲留守官之龍密遣使渡江啟迎北兵時諸臣猶不知集議錢宗伯謙益所謙益太息曰事至此惟有向小朝廷求活耳擬啟稿送之龍之龍置不用內庫銀絹米豆服玩弓刀之屬皆被劫罄擄馬士英及羣黨家又合力勦士英標下川兵幾盡初王輔鐸潛遁有識者指罵曰若廣太子率先帝恩羣捶之鐸大呼曰此馬士英所爲我不與士英秦檜我岳飛若曹無認飛爲檜也眾猶不釋鐸鬚髮盡禿挾至之龍處洵洵欲撲殺之之龍佯下之獄故免室內所蓄書畫極多與貲俱盡矣

王輔鐸與倪宗伯元璐同籍同官稱莫逆交及元璐殉
難予持乃弟揭以謚文正爲言鐸拂然曰倪年兄以身
殉國不諡亦足不朽何必文正予已言之儀部矣言雖
正而意實薄此卽忘君事仇之先兆也

北兵將至城外文臣錢宗伯謙益梁少司馬雲構張侍
御孫振劉侍御光斗宋中翰顓等五人武臣趙忻城之
龍先行餘皆續往時李少司馬喬姚廷尉思孝已薙髮
爲僧之龍亦勒之出同謁豫王賜飲食席地噉之龍靖
難功臣趙彝後至是啟門降劉誠意伯孔昭獨率麾下
兵先斬關出走豫王勒各官具花名手本畫卯不到者
搜捕咸加皮鞭點名者王輔鐸蔡輔奕琛也

錢宗伯謙益疏云原任吏部尚書房壯麗

萬厯乙未當安州人

畿輔陷時投井死一入逆案遂不得出此與楊副憲所

修萬厯庚戌商城人

殉賊同但楊納言維垣係壯麗同鄉何以

洗雪逆案一疏獨不及壯麗可疑也尙俟別考

豫王先遣兵千餘命錢宗伯謙益梁少司馬雲構等統之搜宮方入坐定卽問崇禎太子安在乃出王之明於獄與上坐指語諸臣曰此眞太子也已見內外俱定乃屏不召時謂之明之來乃北廷所遣蓋以此擾惑臣民者

北兵往蕪湖襲駕無一人知者時駕已至太平猶寂然朱撫軍大典阮司馬大鉞入見舟中俱入閣黃靖國得

功入見誓力戰以報未幾得功兵方四出掠民家北兵
突至得功倉皇出戰初中一矢猶不退繼矢貫其喉得
功知不濟自刎死其中軍田雄入舟挾上降馬輔士英
已先期奉皇太后走浙矣駕至南京城外諸降臣頓首
豫王前請無死且求往見諭曰惟弗行君臣禮可矣時
駕戴僧帽著藍布袴馬阮諸臣往見惟一揖一叩首爾
上對諸臣泣眾亦泣尋北去當田雄負駕出降時駕以
齒嚙其背遂成大瘡流血不止日懺悔於僧具德處終
不愈及病甚轉移臥榻肉墜如割僅餘骨方死雄仕北
至浙江總兵後內傳弘光乃一國之君雄有執君之功
特加二等侯子孫世襲

北兵既破南京有內閣二大人訪及阮司馬大鉞蔡輔
奕琛張豕宰捷楊副憲維垣鄒僉院之麟等出手單示
乃已降馮輔銓所薦皆東林異己也至大鉞名下特註
江南第一才子六字時捷與維垣已死難

馬輔士英挾太后渡獨松關沿途淫掠至廣德州州人
拒之攻城入知州趙景和被殺死者甚眾杭州民間之
懼撫按等因先遣官往迎以駐兵城外請士英至寓臨
湖樓外樓五月二十八太后駕至以城中總兵府爲行
宮羣臣及潞王往朝入見儀衛蕭條疑爲士英母所假
薄暮城中豐樂太平二坊競以爆竹投樓外樓士英方
宴驚起以二樓船艤湖心亭至晚入朝用精甲百許自

衛請太后出服赭一紫衣女官侍令官吏士民皆入見
朝罷傳旨召用在籍諸臣獨不及劉總憲宗周章廷尉
正宸時江北彭直指遇颺適奔杭命以僉都御史募兵
兩浙錢糧一憑取用皆士英意也翼日宗周與熊給諫
汝霖崇禎辛未
餘姚人入朝汝霖見士英詰聖駕何在輒來此
士英無以應然猶盼上江捷不數日阮司馬大鉞朱中
丞大典方總兵國安俱倉皇到則黃靖國得功兵敗死
矣次日請潞王監國不受太后召王王泣拜終不受惟
迎請太后入府從張撫軍秉貞崇禎辛未
桐城人陳總兵洪範
等計迎款而已楚藩一鎮國將軍慟哭解衣冠投地去
時楊江撫文驄鄭總兵鴻遠亦自海入錢塘請王入閩

王終不許至六月十三日午北兵突至士英等方與撫
按飲急渡錢塘何巡按綸李鹽院挺亦行惟秉貞縋城
入偕王迎降錢塘令顧咸建崇禎癸未
崑山人出佯迎旋遁執
至迫之降不從見殺懸頭城上方暑蠅無集者越月餘
北兵挾太后潞王等北去或曰洪範與北通許割地封
王故王爲所欺而降也陪都旣失人咸恨不立潞藩時
張奉常希夏奉敕獎王語子曰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
又葉主政國華爲予言潞王指甲可長六七寸以竹管
護之又命內官下郡縣廣求古玩倪廷尉盾培嘗曰使
王立而錢謙益相其不支與馬士英何異

三垣筆記附識

三垣筆記附議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太倉陸文聲先考經歷一日謁里人舊臨川令張采有先入之言謂其曾肆毀言采怒閉門痛毆之及文聲謁選長安逢人文致采過時同邑庶常張溥聞之致書在籍吳編修偉業呼爲陸畜謂何不早翦之或竊見其書以告文聲文聲并恨溥遂逢數當道意旨疏劾二張幾不免於罪後文聲選永州經歷或勸其弗之任以避後禍文聲不從尋以貪橫糾繫爲吳司李晉錫斃之獄房侍御可壯會引馬避堂官馬誤墜道旁深溝內僅露

一進賢冠而已數日後遂以會推被謫後累官侍郎國
變後改節復爲侍郎初天啟時傅給諫樹攻汪中書文
言并及左僉憲光斗魏都諫大中可壯乘機攻樹指其
認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宗兄樹出疏辨難可壯復出疏
謂之有厥兄科弟狼行狼依等語今乃與執中宅中旨
不自中出而誰出之故給諫李魯生萬厯癸未
霑化人同朝於
改代耶狼行狼依追憶前語能無汗顏

崇禎初吾邑子衿袁靖遇禪僧毒鼓於某山下指天象
語曰天遣齊黃輩下界不久將亂矣靖曰此皆建文故
忠詎昔忠今亂者毒鼓曰彼積憤怨已久一朝下降不
爲巨寇必爲叛臣皆所不辭耳至甲申之變乃驗

姑蘇毛孝廉寬父忽於崇禎五年若爲鬼物所憑作謔語曰吾前身及而子前身皆爲建文時守金川門官及燕兵至渠開門叛降致吾家四十口皆罹刀鋸久欲圖報以其福力尙厚今降爲而子駸駸乎衰矣而吾徒近皆從天而下紛紛圖報故吾亦乘閒報而子將戕其命耳語訖而醒茫然不知向語未幾寬果死此李侍御模爲予言者

松江袁子衿燦若丁丑袁進士定弟先圖逆陷京師二年夢至一所見歷代諸創業君會議燦若問何議曰議革命彷彿可識者漢明兩高帝而已有頃一人如帝者狀披髮伏地嗚嗚懇枉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吾所能

主當往問建文皇帝燦若夢中驚疑問一人曰代明者李自成否其人曰卻又不是燦若蓋先二年言之非附會也

天啟時郭給諫鞏爲周侍御宗建彈其通內及魏忠賢用事屢遷鞏官至侍郎鞏卒抗志不出忠賢怒勒令冠帶閑住鞏始末如是若答清一書辭多委蛇初辟則過後成亦所應得時楊司馬嗣昌巡撫山東特疏求寬姚給諫思孝疏駁之他年相左以此

上念農桑爲衣食之本於是詣壇耕三推已旋齋宮宴羣臣教坊司於丹墀前作戲承應雜劇上諭典禮甚隆何得諧戲爲玩殊非正體命該衙門永革去著爲令

上每詣圖丘祀天皇及地祇并朝日夕月社稷等壇皆預齋戒必親視祭品精潔然後供獻秉圭兢兢若神降臨然其敬慎若此

上英敏篤學諸經史畢覽書經大全春秋性理大全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補貞觀政要皇明寶訓帝鑑圖說廿一史等書皆命司禮監提督又將經廠印貯之書查進備覽又諭外庭書集每月採買二部以資御覽

上每逢朔望及三六九味爽臨朝以勤勵自勉餘日講春秋書經四書二八日經筵與諸臣徵引古今出語成文上命武英殿中圖歷代明君賢臣像於屏如賈誼董仲舒魏徵陸贄皆在又書誠意正心四大字插屏安置

文華殿以資警惕

熹宗懿安皇后居慈慶宮宮在乾清宮外關雎門傍本宮侍婢設有管家婆管宮內事務又設老成太監二名提督宮禁上惟逢后聖誕元旦令節方詣后前行四拜禮餘節不入賀

上每遇日蝕月蝕必服青素袍望闕焚香行四拜禮設救護鼓二十四面親手播鼓三下內外衙門齋肅不理事或有日月蝕甚者諭諸臣直諫惟修己愛民爲心以答天意

皇城內西首有虎城一處內蓄虎一隻傍有牲口房諸禽鳥皆在上至見猛獸食肉歎云此孰非民脂民膏乃

飽此無益以博觀玩可乎悉令除去

皇極殿傍貼匿名單一紙編九卿爲二十四氣守殿官
獲單以進上諭司禮監焚燬勿令人見以全大臣之體
且明朕無疑於諸臣

陝西山西大饑兼暴風不止上曰皇天不言以象設教
乃詣中政殿玉帝像前率司禮監等官曝跪一炷香以
祈雨澤次日風息雨霑上曰雖得時雨然苗稼必多損
壞宜修己愛民庶可仰答上蒼乃發帑救賑焉

上念保姆陸氏恩厚賜訖卽令出宮寧家永不許復入
且日無蹈烹宗客氏覆轍

昔人謂柳芳唐厯皆本寺人高力士口傳故實而不

覺躍然於王著從實錄著亦有明寺人也實與否與
袁如實未與周后同殉改代後猶生而錄中乃指爲
自縊長平公主雖爲上手刃實絕而未絕改代後下
嫁方卒而錄中乃指爲砍死嗟乎以若輩晨昏禁闈
謂比說天寶故事之李龜年當寺人確於伶官而舛
訛若此舉二事以概諸事舉宮禁二事以概廟廷諸
事其名實而事虛者正復不少獨烈皇帝潛德徽猷
歷述如掌內庭視外庭反晰故予獨摘而存之附三
垣筆記後取實故也今而後唐歷又爲明歷矣其宋
室孤臣之心也夫謹跋

附誌二條

子閱南太常寺誌載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則碩妃生訝之時錢宗伯謙益有博物稱亦不能決後以弘光元旦謁孝陵予與謙益曰此事與實錄玉牒左何徵但本誌所載東側列妃嬪二十餘而西側止碩妃然否曷不啟寢殿驗之及入視果然乃知李碩之言有以也惟周王不載所出觀太祖命服養母孫妃斬衰三年疑卽孫出

子讀明興雜記見高皇埋毛老人於後湖以守黃冊謂誕耳同年陸給諫朗管冊邀遊後湖見黃冊溢架無耗者問之書手咸云是鼠皆白登架卽伏死又云每日聞

香風過便知爲老人之靈往不祭今祭矣方知雜記不
謬

附錄

慈聖皇太后喪葉輔向高夫人入拜神宗拱立以待夫人方立拜未終神宗已跪矣內侍傳聲促之夫人方跪神宗之孝謹如此

有一內侍犯法走入大內巡城御史書硃票入內索之諸闈泣懇神宗謂無是例神宗哂曰我弗能救也亟命押出

神宗一日演戲爲樂聞巡城御史呵呼聲亟命止歌曰我畏御史

子侍王父宗伯公聞此三事眞盛德事也附錄於此

三垣筆記三卷增識三卷明李清暎碧著暎碧江蘇興化人崇禎辛未進士仕崇弘兩朝歷官刑吏工科給事中所記皆在官時所見聞者故云三垣筆記是書向尠足本江陰繆藝風參議曾從其裔孫李審言明經詳處借鈔稿本六卷卽是刻也藝風有跋謂李思誠曾署名三朝要典暎碧力爲其祖迴護甚有不足之辭而審言序則力辨其誣溯明季門戶之爭始於神宗之倦勤清流之禍極於熹宗之庸闇至莊烈踐阼毀三朝要典定逆案贈卹冤陷諸臣是非大明庶幾陰霾見晷矐名爽於光明矣乃在廷諸臣蔽賢植黨仍無異曩時迨南渡後偏安江左馬阮弄權門戶之見益甚薰蕕不同器鳴

鸞不接翼盈廷黨同伐異載筆之史習熟見聞是丹非
素亦容有不知其然者雖以夏文忠之幸存錄黎洲先
生猶指爲不幸存錄暎碧所記乃自以爲是是非非不
謬於夏錄同在所見之世其持論不同已如此若由今
日上溯明崇弘已不啻所傳聞之世信如暎碧所云又
何解於黎洲先生之言然則將何所折衷鄞謝山全氏
謂暎碧是記最爲和平可見其宅心仁恕或者謝山在
雍乾間去明未遠又以異代之人觀前代之事無復如
黎洲門戶之見則以信謝山者信暎碧猶不爲無據乎
余更反復是書其於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一編之
中三致意焉蓋痛夫國勢阽危而羣邪比黨將淪胥以

亡冀挽回而無術也故篇終援柳芳著唐厯之例謂今
而後唐厯又爲明厯此宋室孤臣之心也可見其故君
故國之思卽寓於此編迄今三百餘年如聞其聲矣嗚
呼丁卯天貳節吳興劉承幹跋